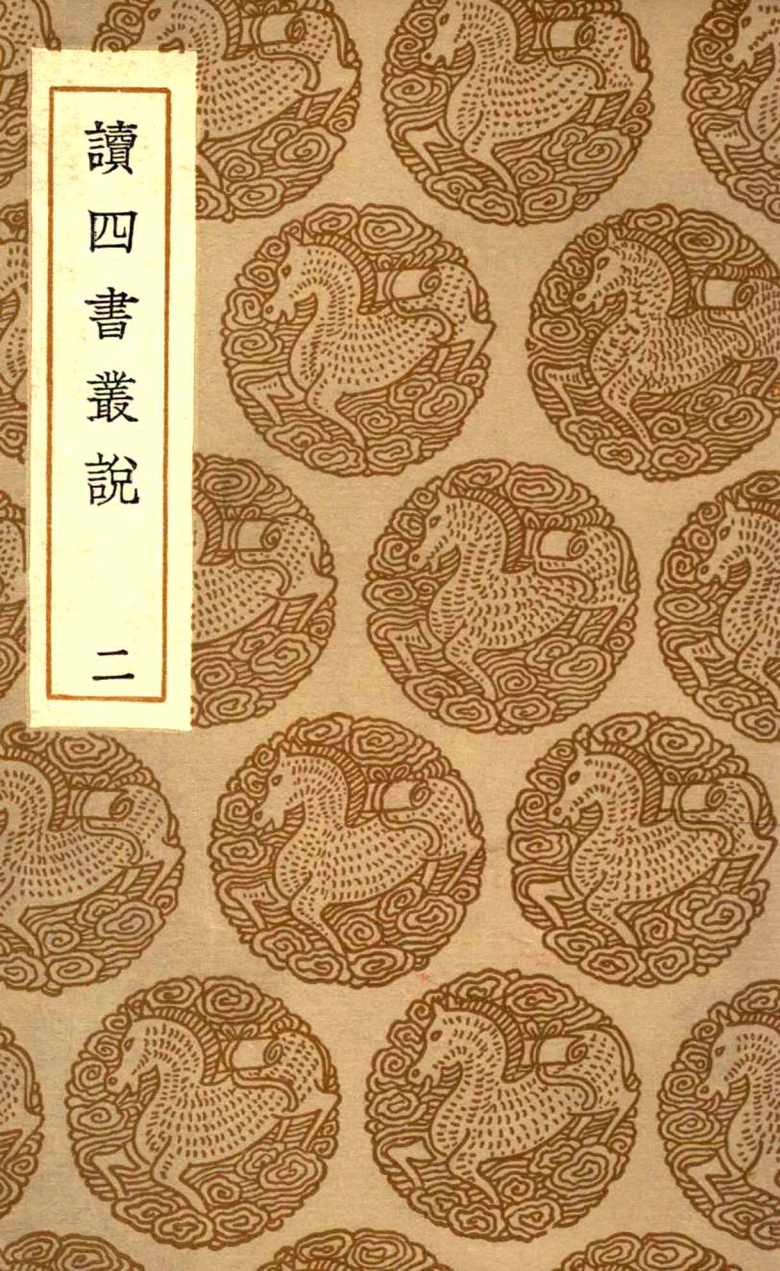


讀四書叢說
二





說叢書四讀

(二)

撰謙許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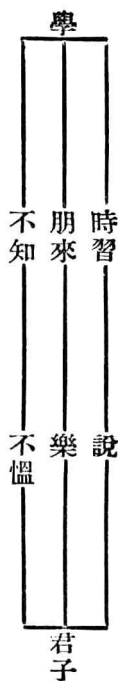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讀論語叢說上

元 許 謙 譏

學而第一

學而章



人之受命於天以生。有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。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。五常者五倫之則也。此皆人之所同然者。雖事之萬變不齊。終不出乎此。然人不能生知安行。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爲。於理之未知者。必學而後知。事之未能者。必學而後能。已知者。時時習之。使愈明。已能者。時時習之。使愈熟。有得於心。自然喜說。朋來之樂。有二意。善固人所同有。我既得之。而朋友相從。亦皆知之。能之。道合志同。人我無間。自是可樂。又我之樂。雖自以爲得。而尙未知邪正淺深。今朋友之來。自近及遠。如是之衆。則是我之學果同於人心。而可信。真有以合乎君子之道。乃可樂。上是及人之樂。下是爲己之樂。

慍只是悶。猶言不樂。如南風詩中。慍字只是熱之悶。

集註先覺之所爲。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。蓋聖賢制行立言。無非天理之至。凡威儀之節。六藝之文。經之所載者。皆足爲萬世之準的。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。學行其事。故有成而無弊。然皆日用之常。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。至於今之先覺。不過資之使指引。以求聖賢之心耳。蓋其學未利。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。當把先覺之所爲五字。作一串看。乃得其意。

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。逐一習令明習令熟。必明一理。又求知一理。熟一事。又求能一事。故集注於本文外。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。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內。

程子兩條。只是言習。前一條知上習。後一條能上習。謝氏主時習說。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。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。

坐如尸。坐時習。立如齊。立時習。此是就人所爲上提此二事以爲例。謂一日之間。當坐之時。則習之必如尸。坐如尸。則身正而安。頭容必直。手容必恭。不妄動移。或當立之時。則習之必如齊。齊謂祭祀對越時也。立如齊。則整齊嚴肅。敬主於中。而恭見於外。以二者推之。則凡動容周旋。事親敬長。接人應物。各隨其則而習之。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。又進步言之。坐如尸。則於坐之始終。時時習之如尸。立如齊。則於立之始終。時時習之如齊。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。卻推就凡所爲上。皆如此習。兼此二義看方備。

程子曰。說在心。樂主發散在外。說之字從心。故曰在心。此字爲說。蓋古字通用。樂本借音樂之樂。喜在外。

象樂聲在外。故曰主發散在外。

順易逆難。學既有得於己。推此善及人。於理爲順。信從者衆。則樂於事爲易。既有學。人當知。今卻不知。於理爲逆。既不知我。則當慍。今卻要不慍。於事爲難。故惟成德者能之。只接不知不慍一句。

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。學習與朋來不慍是一截。說樂君子是一截。然君子是成德之名。德之成。非獨不慍之所能致。若但不慍。卽是成德。則孤陋寡聞。而人無可知。異端邪說。而人不是我。乃悍然不顧。囂囂自得。其罪不亦大乎。故文公曰。故惟成德者能之。下又曰。德之所以成。云云。而程子亦曰。非樂不足以語君子。言須有上兩節工夫。方可成德。

孝弟章

上節以質言。下節以學言。有子之意。專主於爲仁。而先引出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行孝弟者。然不止於孝弟。亦無犯上作亂之事。能孝弟便能順其心。至於此次泛言兩句。承上生下。言凡物皆如末之有本。本盛則末榮。末非末節。細務之謂。是與本對言者。若木但有本而無末。則不成木。君子之學。當用力於根本。則道可進。如培植其根。則幹枝梢葉漸長而成木。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。方全得仁。君子所學爲仁而已。如上文所爲孝弟。乃是爲仁之本。不是如上好資質。方可爲仁。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弟以爲質。而漸求仁之全體。親親而仁民愛物。皆自此始。非但如不作亂而已。

此章君子。只如言學者兩字。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。有以成德言者。如首章及君子不器。君子周而不比之類。有以位言者。如君子篤於親。君子之德風之類。有以學者言者。如此章及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君子食無求飽之類。可以類推。又有指孔子言者。如君子有三變是也。小人亦有不同。有以位言者。有以行言者。皆與君子相對說。

仁者專言之。則包四者。謂之心之德。偏言則與禮義智爲對。謂之愛之理。此章自孝弟而言仁。所以解愛之理在上。

仁字之訓。須兼看。或問通釋。方盡其義。切在仔細體認。

巧言章

此章大意。似聖人觀人。然未嘗不警省學者。觀其辭甚嚴。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。

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。若總而言。致飾說人。全是私意。故天理混分而言。巧言是無信。令色非莊。是無禮。不能守正。而求說於人。是不知義。外飾欺於人。而終爲識者所知。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。

知巧言令色之非仁。只就此句翻轉看。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。然此只就言色上論。蓋仁是心之德。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。凡欲動於中。則心私矣。其接於事。不當於理者。皆非仁也。夫致飾於外。不當理也。務以說人皆私心也。推此類而言之。則非禮之視聽言動。心私違理處。皆非仁。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。雖就言色上言。而所包者甚廣。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。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。使人隨事

致察而立心以公也。

三省章

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。而曾子惟於爲人謀交朋友上省。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。而人之行。大於此者甚多。蓋曾子篤厚於他事。無有不善。獨此三者。或有未至。而亦人情之所忽者。故自道其所未慊者。日以省之。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。學未至於曾子。則己之未及者。皆當日省。

集注三者之序。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。非謂爲人謀交朋友爲傳習之本。謂心之誠實爲傳習之本也。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。此忠信字是大綱。說心誠實處。蓋有誠實之心。則可傳習。無此則非爲己之學矣。然此是本注。故只就章內說。讀者又當推出凡事皆以忠信爲本也。

千乘章

千乘之國。其地可出兵車千乘。古註有兩說。

馬氏曰。六尺爲步。步百爲畝。畝百爲夫。夫三爲屋。屋三爲井。井十爲通。通十爲成。成出車一乘。然則千乘之賦。其地千成。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。惟公侯之封。乃能容之。

周禮井田之法。方里而井。井九百畝。百畝爲夫。九夫爲井。中爲公田。一井止有八家。四井爲邑。則方二里。

四邑爲邱。則方四里。四邱爲甸。

甸卽乘字。

則方八里。旁加一里。則方十里。爲成甸。中六十四井出田賦。旁加

三十六井治溝洫。不使出賦。六十四井除公田外。止有五百一十二家。共出車一乘。每乘則有兩車。一曰

兵車。又名馳車。馬四匹。甲士三人。在車上。一執御。一執弓矢。一執戈矛。步卒七十二人。在車前與左右。共七十五人。一曰大車。又名革車。牛十二頭。炊家子十人。同守衣裝五人。廩養五人。樵汲五人。共二十五人。兵車以戰。大車以載輜重。兩車總百人。謂之一乘也。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。

所謂方三百十六里有畸者。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。便是直三百里。橫闊十里。知以如此之行。橫排三十行。便是方三百里。其計九百成。尙有一百成。卻分爲萬井。於每行上添十六里。則東南兩面。共添六百箇。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。要取方。又於東南上有闕。卻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。該二百五十六井。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。要取方。又於東南上有闕。卻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。該二百五十六井。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。要取方。又於東南上有闕。卻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。該二百五十六井。亦分不去。

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。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。諸公之地方五百里。諸侯之地方四百里。故有是言。包氏曰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。十井爲乘。百里之國。適千乘也。此是不除公田。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。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。故如此說。

三代之禮。不能詳考。所以集注只混全說。諸侯之國。其地可出兵車千乘。蓋夫子當時。亦是大槩言之耳。若馬氏謂公侯之封能容者。凡公方五百里。其食者半。則爲十二萬五千井。比上數爲多。侯方四百里。其食者參之一。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。有奇。比上數爲少。皆未能盡合。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。其賦爲重。又無公田。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。殊未可曉。蓋古之建國。雖曰計方。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。必三分

去一。然後爲田之數。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六里者言。亦未備也。

然又有一說。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。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。則家一人。每乘戰士七十五人。合六鄉僅得千乘。所謂天子六軍也。二百里之遠亦然。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。但不能盡舉畿內爾。今此章未須究竟度數底蘊。且只就用處看。

集注。五者反覆相因。下因乎上。謂如此然後能如此。上因乎下。謂如此又不可不如此。

弟子孝弟章

此章非言學者之大全。只說爲人弟子事。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隙之時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爲。才有餘暇。便當讀書。兩事皆不可廢。

謹信守身之事。上下四者。接人之事。以孝弟爲行之大。故言於先。其實以謹信二事貫於四者之間。蓋謹信則孝弟愛衆親仁皆得其道。已不謹信。則四者皆無實。至於學文。亦謹信者能之。

君子不重章

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功處。心主忠信。貌存重厚。內外相應。方可爲學。不忠信則心虛妄。不重厚則貌輕躁。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。人資質稍聰俊者。最要戒輕。輕則百事皆不成。道在天地間。只是實理。至重至大。如何被輕躁人擔當得去。

貌厚重是用功於外。心忠信是用功於內。乃內外相養工夫。雖然欲貌重厚。亦忠信者能之。虛妄者不能。

也。故忠信上用主字。謂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爲主。總修身而言。亦始終以忠信爲主。是出言制行。待人接物。皆主於誠實。而每事又首尾主於誠實也。聖人言忠信處不一。如言忠信。是主於言。忠信所以進德。是主於行。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。

孟子操則存。舍則亡。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者。人心也。蓋操而存卽是入。舍而亡卽是出。此章忠信卽是操心之道。故只引兩句。

游氏學以成之之說。有古註學則不蔽固之意。與集註稍有不同。文公以論一章大旨。條暢明白。故取在圈外。

慎終追遠章

常人之情於親之終。悲痛之情切。而戒慎之心或不及。親遠而祭。恭敬之心勝。而思慕之情或疎。君子存心則加於此。送終既盡。擗踊哭泣之情。又慎喪死之禮。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。必誠必信。葬而附於棺者。必誠必信。勿之有悔之類。祭遠者既盡。孝敬之意。又致追慕之情。如禮記所謂祭死者。如不欲生。霜露既降。有悽愴之心。雨露既濡。有愴惕之心之類。如此則過於常。又其德爲厚。上之人既如此。下民化之。其德亦歸於厚。

慎終存哀中之敬。追遠動敬中之哀。

子禽章

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。或曰亢子貢弟子。未知孰是。愚按子禽見於論語者三。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。疑其爲孔子弟子。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。若惟自尊其師者。而稱子貢爲子。稱夫子爲仲尼。他無比例。以此推之。出於子貢之門審矣。

聖人所經過人卽化。有所存主便神妙。此等處未易窺測。而觀聖人者。只就德容上看。文公此句。有不滿子貢之意。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。至後篇答子禽之言。方形容聖人端的。又足以見子貢之學日進。而子禽終於卑下。眞學者之勸戒。

過化存神。正是得聞邦政之原。補說聖人如此。故人自與之言政也。未易窺測。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。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。未能深知聖人。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爾。不願乎外。卻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。凡圈內本注。皆是體貼經文說。無一字閑慢。無來歷。讀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。你要作剩字放過。此是讀朱子書之法。

此五者只是禮恭而德盛。乃禮恭之本。

父在章

此章主於觀人。但上兩句。觀志行之大分。三年無改。又是觀行中之一節。

禮之用章

金先生曰。程子禮樂之說。所該爲大。樂記。天高地下。萬物散殊。而禮制行矣。流而不息。合同而化。而樂興

焉。此章所謂禮。蓋高下散殊之分也。其所謂和。卽合同交通之意也。先王制禮。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。截然甚嚴。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。行其間。如宗廟之禮至嚴也。而旅酬逮下。獻享之禮多儀也。而燕示慈惠。卑尊上下至辨也。而粲然有文之中。每有歡然相愛之意。此皆禮之用有和。而小大事皆由之。又如飲食合歡也。而籩豆有數。延祭有儀。臣侍君宴。不過三爵。夫婦和好也。而內外有辨。衣服異藏。福浴異處。此類非一。或但知和合之意。而略上下名分。尊卑降殺。男女內外之節。此所以流而生禍。而亦不可行也。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。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。但說君子行禮之意。不推先王制禮之意。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。未有嚴泰和節之說。則該之矣。

愚按。此章有子是說用禮。前節是正意。後節是防弊。禮之體雖嚴。非和不足以行。或一於和。而失嚴敬之本。則流而不可行一也。此未是言禮之全體。只是言用禮。就逐事上看。以下節禮字。則知上節禮字。不要重看。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起說。此章全體。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。就禮中自有樂。然敬是禮之本體。故曰禮之所以立。和是用禮處。故曰樂之所由生。立字生字有輕重。細玩可見。朱子又進一層說。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。所以又不曾說樂字。必合金先生合同交通之意者。合同交通雖是就制禮處言。然所行卽所制之禮也。

信近章

約言必合於事之宜。防其過也。致恭必中於禮之節。無過不及也。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。上兩節欲明禮。

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。

上兩節言行是修己之事。因親是知人之事。三者皆明理者能之。三事各開看。非相因之辭。集注謹之於始。慮其所終。始者信也。恭也。因也。終者復言也。遠恥辱也。可宗主也。慮者欲近義禮而得其親也。謹者必近義禮而得其親也。

無求飽安章

敏於事。是敏速於行事。無懈惰之氣。無優游之心。見義理爲如恐不及。又不但主於行事而已。至於學文明理之事。亦欲敏速。所謂爲學務時敏是也。

就有道而正。謂心有憤悱而辭之未修。行之未果。因問辨而達之者。固正也。高山景行。聽其言。觀其行。默識而興起。得以達其辭。善其事者。亦正也。

有道而正。本注只說正其是非。蓋上面言君子。則是有志於爲學。而非常人矣。故其所敏慎者。皆是向善事。但未知必當於理否爾。此夫子之正意也。圈外乃取尹氏之說。恐流於異端。則是併欲正其學之邪正矣。此是兼後世爲學者言之。以防弊。夫子時未有此等學問也。若果欲戒此。則聖人之言必別。

貧富章

此章貧富二者相對者。蓋貧者見富者則卑屈。富者見貧者則矜肆。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。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。卑與肆反。屈與矜反。此二者曲盡貧富之態。蓋不期而然也。往年日擊一事。真有類

此鄉間有親兄弟異居者。兄貧而弟富。弟每以錢財周其兄。實無閱牆之事。但一日二人相遇於途。兄揖其弟甚恭。而弟揖其兄甚倨。竟若易置兄弟然。稠人之中。彼此皆安之。而無媿色。以禮律之。則弟當坐不弟之誅。而其兄亦有不能安分之罪。固無足道者。亦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必至。兄弟尙然。況他人乎。非君子不能自守也。

貧富固當對看。人情必如此。但此態爲之既熟。則貧者無所不用諂。富者無所不用驕。亦不擇貧富而施矣。

引詩固是。子貢因孔子言而知學問之道無窮。不可少得而遽止。在答樂好禮之後。然關上節說。則無諂驕切磋之事也。樂好禮磋磨之事也。但不可謂專言此爾。

始可與言詩。始字不可輕放過。謂如此觸類而長。方才可以讀詩。非謂足以盡詩之用。亦是引而不發。集註無諂無驕。知自守者能之。樂則心廣體胖。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禮。學者須體認。何以能自守。又何以進於心廣體胖安處善樂循禮之地。必有所見。然後可。蓋非窮理者不能。然二者雖淺深不同。皆知命者能之。知氣數之命者。則能無諂無驕。知天理之命者。然後能樂與好禮。知天理之命。非深造者不能知也。細體認兩節意可見。

無諂驕。只就貧富裏做工夫。貧者常守。定不要去諂人。富者亦常守。定不敢去驕人。是把貧富做要緊事。而著力持守。不肯放慢。至於樂則知命樂天。安於道義。外來者不足以改其樂。豈知所謂貧。禮非富足者。

不能行。既富則足。遂其好禮之心。唯恐行之不逮。何暇顧其富。是謂超貧富之外者。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。故上面說心廣。下面說樂循理。心既廣大寬平。則體自然舒泰。此由內以達外。行事安於處善。蓋其心樂於循理也。此由外以原內也。樂一字全是心。故先言內。禮有節文。於事上見其好之。則在心也。故先言外。然體既安舒。烏得有卑屈。心既樂循理。烏得有矜肆。知暗關上兩句。見得末若兩字意。

往者所已言。指樂與好禮。來者所未言。指切磋琢磨。言義理無窮。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。高下以見識言。然不切以下。是說凡學問之道如此。而處貧富亦在其中。

看此章者。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。知義理無窮是一事。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。不可止泥文求意。是一事。人不己知章。

此兩句平說。只是不必欲人知我。我卻要知人。但兩知字不同。上知只欲知己之善。下知卻欲知人之善。惡。專就學者言。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。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。便當明理修身。自加精進。使有可知之實。則雖不求人知。而人必知之矣。下句則凡尊師取友。與人交際往來。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。然後無損而有益。然此專以學者言。聖人則未嘗指定也。若推而言之。上下皆可通。上句論其極。則雖居高位。其處已應事。唯循天理。上不欺其君。下不病其民。內無愧於心。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。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。下句論其極。則仕而擇可宗之人。有位而舉賢才爲用。爲宰輔而進退百官。非知人之明。

其可乎。否則賢愚渾淆，分明傾軋，而亂亡至矣。集註是非以事爲言，邪正以心術言。

爲政第二

爲政章

此章爲政，只如言爲治，不必把政字重看。著箇法制禁令來，都說不行。不然，則此政字先見。朱子何不於此立訓，而於後章見之。此旣云正人之不正，只如言治人之未治者，治人者不以德，則不足感人。若一出於德，則心說誠服，興起向化，自然歸仰不逾也。

北辰，非徒喻爲君，意多在德。上爲政以德，則能如北辰，居其所不動，而衆星自共向。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如舜恭己正南面，如篤恭而天下平，皆此意。集註三無爲字，皆就居其所上發政，卽法制禁令，自不可無。但有德者，有政卽是德政。紀綱旣具，以德居之，則民觀感而化，無爲於政者，固不必用智作爲也。若無德而任智，尙才，則有爲而民不化矣。

極是四方合湊，至中恰好處。天之體雖大，至中恰好處卽是北辰。天全體皆運行，惟此處爲之樞紐。其位不動。北辰雖有一星，而此星亦動。北辰卻在極星連圍之中，星屬陽，辰屬陰，辰是無星處。凡天無星處，皆謂之辰。此辰是居北之辰，南極卑而隱於地，故不言。

特三百章